

“头号老鸨”扬言曝光美万名高官嫖客



黛博拉·帕尔夫雷

“华盛顿头号老鸨”，率132名妓女为高官卖淫13年

日前，黛博拉·帕尔夫雷50岁，自从1993年起，她在华盛顿开办了一个大规模的“伴护公司”，专门派遣应召女郎为华盛顿地区的高官显贵提供秘密性服务。13年来，这个卖淫集团的规模越来越大，而黛博拉也成为“华盛顿头号老鸨”。据她的“伴护公司”网站宣称，公司可为客户提供合法的性服务和伴护服务，并可满足客户“任何形式的性需求”。

据悉，13年来，黛博拉总计共招募过132名应召女郎，她们全都在22岁以上并接受过大学教育，而且一律是金发碧眼，身材性感。更苛刻的是，精明的黛博拉还规定，每名新人在正式“上岗”之前，必须首先与一名她亲自挑选的客户发生性关系，而且不能收取任何费用。据称，黛博拉之所以设置这一规定，是为了有效防止警方派出的“卧底”假扮成应召女郎打探公司底细。

狂赚200万美元，东窗事发成被告

据悉，黛博拉的生意对

象全是那些“高端客户”。客户只需打一个电话，她手下的应召女郎就会前往华盛顿、弗吉尼亚州、马里兰州高级社区的私人豪宅以及四星或五星级酒店中为客户服务，而客户中有20%是外国人。价钱也绝不便宜——每服务一次，客户必须支付275到300美元的费用。而应召女郎只能留下一半，其余一半则必须通过邮局汇到黛博拉的户头上。据悉，黛博拉的生意相当红火，而她也早已赚了个盆满钵溢。13年来，她手下的应召女郎已经总计为她狂赚200万美元。

然而2006年，当邮局和美国税收部门开始跟踪黛博拉的收入后，最终导致她的卖淫集团曝光。2006年10月，警方对黛博拉的家进行突击搜查，查封了她大约价值100万美元的资产和50万美元的现金和股票。3月1日，法院以“有组织卖淫罪”“洗钱”“勒索”等多项罪名对黛博拉提出起诉。

扬言曝光1万名嫖客身份，华盛顿政客人心惶惶

但令人意外的是，3月

2日，身在加州家中的黛博拉通过其律师发表声明称，为了筹集打官司的律师费，她打算出售13年来、多达10000名长期客户的电话记录！更让人震惊的是，这些客户中许多都是华盛顿政客。黛博拉表示，她的这些客户记录多达数十万页，长达22公斤。威胁称：“媒体将会因这些记录的曝光而忙得不亦乐乎。我保证，那些曾在我这儿嫖妓的官员将陷入漫长而痛苦的可悲境地。”

这一消息在华盛顿引发轩然大波。一时间华盛顿的许多政客都人心惶惶，因为谁也不清楚自己的名字是否也在“黛博拉名单”上！为黛博拉辩护的律师蒙哥马利·西布雷称：“从统计学角度来说，当你拥有10000名华盛顿的客户时，其中必然将包括许多华盛顿政府和私人部门的高层人士。”

引爆华盛顿政界“最大性丑闻”，克林顿顾问竟“榜上有名”

很显然，一旦这份“黛博拉名单”曝光，必将在美

国政坛引发史无前例的“最大规模性丑闻”。但直到3月2日为止，仍不清楚黛博拉的名单上究竟有哪些“重量级政客”。不过黛博拉暗示称，其中包括前总统克林顿的一名顾问，而且此人在美国“家喻户晓”。黛博拉暗示，如果那些政客不希望自己的身份被曝光，最好支付一大笔“封口费”让她“保持沉默”。不过，黛博拉否认自己是在“勒索”。她说：“我的伴护公司已经开了有13年，如果我想勒索的话，何必等到今天？只是现在我自己正面临牢狱之灾，才被迫出此下策。”

但许多华盛顿内幕人士都认为，即便某人真的卷入了性丑闻，也不一定意味着其前途毁于一旦。比如3年前，前美国议员女助手杰西卡·卡特勒化名“华盛顿宝贝”，在其博客上发布日记，大曝自己与6名美国议会高官的性爱经历，结果引发轩然大波，她本人也臭名远扬。但如今，她竟凭借丑闻飞黄腾达，不仅出版了一本稿酬高达30万美元的自传，甚至即将主演一部根据她经历改编的电视剧。

袁海

相关链接

华盛顿性丑闻

华盛顿政界发生性丑闻并不罕见。就在2006年9月，佛罗里达州众议员马克·弗雷就被爆出用电子邮件性骚扰国会一名未成年实习生的性丑闻，最终被迫辞职。

1976年，众议院行政委员会主席怀恩·海耶斯的女秘书突然向媒体披露说，她唯一会的就是陪海耶斯上床，然后领公务员的薪水及一年1.4万美元的奖金。此事曝光后，海耶斯被迫辞职。

1989年，俄州一名母亲指控唐纳德·卢肯斯议员自她女儿13岁开始就掏钱诱她女儿与他发生性关系。卢肯斯被判有罪，监禁一个月，卢肯斯因此在1990年首轮大选中就被刷了下去。

1989年，巴尼·弗兰克议员承认说，他在1985年曾与一男妓同居。

1998年在克林顿弹劾进行到最高潮时，众院司法委员会主席亨利·海德承认自己在1965年至1969年之间有过婚外性关系；而当时的议长候选人列文斯顿则在婚外恋被媒体曝光之后被迫辞职。

1999年，国会议员长金里奇因与国会一名女职员发生婚外性关系而被迫辞职。

袁海

红杏出墙 女子除夕夜联手情夫杀亲夫

大年初一，河南新密市突发命案，该案看似一起交通肇事致人死亡案，警方却断定系一起蓄意谋杀案。原来，死者有个红杏出墙的妻子，妻子想和他离婚，跟情夫结婚，但丈夫不同意。于是，妻子连续四次谋杀丈夫，但都没成功，除夕夜，她联合情夫再次出手，终于得逞。

大年初一，山间公路见死尸

2月18日，是2007年农历大年初一。在城里跑个体客运的新密市超化镇任沟村的刘师傅，终于可以休息了。

一大早，刘师傅和妻子开着自家的中巴车从城里回家。当他们行至离家不远的本村七组路段时，突然看到路北沿躺着一辆摩托车，摩托车下边还躺着一人。只见那人满脸是血，地上还有一摊血水。刘师傅暗叫一声：糟糕，出事了。于是，他掏出手机，拨通了110报警电话。

新密市公安局110指挥中心接到报案，马上指令交巡警大队事故科民警赶到现场。可是，分管交巡警的副局长岳浩杰带着事故科民警咋也找不到交通肇事的痕迹，倒像是一起谋杀案。据此，他当即把情况向局长、政委报告。局长、政委要求：刑警和交巡警要联手，共同迅速查明死者死亡的真实原因。

任沟村是个山区村，位于新密市西南方向，公路都是盘山路，距离城里有25公里左右，顺着盘山公路一直前行，可以通到禹州市。案件现场就在一段较为平缓的路面上，法医对尸体粗略一看，就判断出确实不是交通事故，而是遭到袭击后身亡的，并且此处就是第一现场。后经详细检验，发现死者脑袋基本上被打碎了，后脑勺和左太阳穴部位有10余处钝器伤，分析死亡时间应该是在零点左右。

凶手在大年初一就杀人夺命，民警人人都憋了一身的劲：一定要在最短时间把案件拿下，告慰死者冤魂。一组

民警很快在离现场五六十米的路旁山坡上发现一根木棒，有七八十厘米长，上面沾有血渍，像是铁棍；一组民警发现路上有滴状血迹，一直延伸往超化镇方向。但民警跟踪寻迹追到李坡村一居民家里，原来是该居民一个禹州市的朋友前一天晚上杀了一头牛，骑着摩托来送牛肉滴洒下来的血滴。线索就此中断。

卦仙指路，现场来了认尸人

让我们再把镜头切回到现场。

下午1点左右，现场来了一个中年男人，自称姓张，家住距此二三十里的大隗镇，是专门跑着来找人的。该中年人看了一会，说是有点像亲戚王某，但不是十分肯定。中年人又掏出手机打电话，问对方“是下巴上有一颗黑痣？穿什么衣服？摩托车座套什么颜色？”关掉手机后，对民警们说：“按他家里人所说，应该就是王某了。”过了不久，又来了几个人，说是王某的亲属，其中还有王某的妻子程云(化名)，他们在离尸体六七米远的地方就哭了起来。他们说：那就是王某平时骑的摩托车，还有那衣服，一眼就看出来了。

程云告诉办案民警：她今年37岁，家住大隗镇大桃村。丈夫王力(化名)39岁，老家在苟堂镇，1991年4月二人结婚，王某招赘到了程家，后生了3个女儿，如今大女儿已经15岁，三女儿也已7岁。丈夫可是个好丈夫，不嫖不赌不吸烟，性格很内向，交朋友也少，农闲时到处打工。最近一段时间在来集镇宋楼村一家煤矿下窑，腊月廿八才放假。大年三十晚上他说出去玩，直到现在也没回家。当天早上起来四处找他，可问遍了亲戚朋友，也找遍了镇街上的麻将室，都没有找到。

也是病急乱投医，程云就特意找村里的算卦先生给算了一卦。卦仙说，王某是中了别人圈套，去了西南方向，有



嫌疑人在指认作案现场。

25里的样子。到下午2点钟如回来就回来了，如果这时候还回不来，就是伤(死的意思)了，永远回不来了。她就让亲友们往西南方向找，找到圣帝庙村时听说任沟路上汽车撞死了一个骑摩托车的，就一路找了过来，结果还真是丈夫被撞死了。末了，她直夸卦仙算得准。

正在这时，侦察员在对死者亲属调查访问中听到这么一个情况：程云有个相好的，叫陈怀，是个包工头，还在大隗街上开了个农资门市部。这事也只是听说，没人亲手抓住过。

听了程云“卦仙指路”的叙说，副局长周宏亮当下就想：就算是卦仙蒙对了，但是，以大隗大桃村为中心的西南方向大了去了，还有个25里，她怎么就会找到了这个地方？其中必有隐情，这是其一。其二呢，几个寻亲的人来到现场后，个个痛哭流涕，唯独程云没有流泪，当时就有围观群众说：说不定这就是这女弄的事哩。其三就是“相好的”陈怀的出现。古往今来，勾结奸

夫杀亲夫的案例并不鲜见，此案会不会是这种案例的重演呢？也好，她说是卦仙指路找到了这里，那就让她在这里露出庐山真面目吧。

想到此处，周宏亮立即布置侦察员：控制程云，做进一步调查，同时调查“相好的”陈怀。

天黑之后，调查陈怀的侦察员报告：有目击者反映，腊月三十晚上，确实有个相貌特征酷似陈怀的人在现场附近出现过。到深夜11点多钟，刑侦大队队长魏建勋从程云身上打开了突破口。程云供称：是陈怀把王力害死了。此口一开，参战民警格外振奋，副局长周宏亮连夜率领刑侦大队和大隗派出所民警赶到大隗街，将正在热被窝里熟睡的陈怀按住，带回了公安局。

经过两天两夜的攻坚审讯，到2月20日，也就是大年初三，彻底弄清了案件事实真相。

聪明女子，聪明反被聪明误 案件的发展，正如侦察员

所料：勾结奸夫杀亲夫。而案件的破获，也如侦察员所料：程云实在太聪明了，以致聪明反被聪明误。

程云生于1970年，丈夫王力是个勤劳善良的人，下煤窑每月都挣回一两千，最多时每月挣到2800多元。程云觉得自己年纪轻轻的，不能当个全职太太，加之三个女儿都在上学，开销很大，也就跑去打工挣钱。大窑村的陈怀是个小包工头，带领一班建筑队，专为农村盖房的人家帮忙，还在大隗街上开了门市部。2004年三四月份，程云开始跟着陈怀打小工，自然就慢慢成了熟人。

二人相识后的当年10月，感情迅速升温到同床共枕，并且从此一发而不可收。这样媾和一段时间，陈怀认为：自己已经是三个孩子的父亲了，大女儿已经19岁，两个儿子一个15岁，一个14岁，妻子也很能干，如此偷偷摸摸，哪天被发现了，也对不起妻子女儿。长痛不如短痛，倒不如双方共同离婚再公开结婚。可是，程云向丈夫提出离婚之后，丈夫

死活不同意。拖到2005年初夏时节，程云竟产生了毒死丈夫的想法。她曾经先后三次从陈怀开的农资门市里买来耗子药，下到丈夫吃的饭菜里。但丈夫吃了之后，只是出现一些不良反应，治疗之后又恢复了正常。

2006年农历腊月廿五这天，陈怀要求程云必须在年关前把问题解决。

腊月廿九，陈怀找到王力，说是到禹州市带一箱假烟回来贩卖，能挣800块钱。当天晚上8点多钟，王力骑摩托带着陈怀前往禹州市带烟。行至超化镇崔庄村一段僻静路段时，陈怀正要动手加害王力，突然间却没了底气，就找了个借口，对王某说：“那边的朋友说现在没货，咱们回家吧。”至此，王某第四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腊月三十晚上11点左右，程云和陈怀又以去禹州市带烟回来贩卖为借口，王力和陈怀各骑一辆摩托车，程云坐在丈夫后边，手里还掂着一根铁棍。丈夫问她带铁棍干什么，她说万一碰上查烟的人，就跟他们拼。行至作案现场时，陈怀刹车停下，说要先问一下禹州市的朋友在不在约定地点。王力也利车站在，程云从摩托车上偏腿下来，抡起铁棍就朝丈夫后脑勺上狠打起来。立时，鲜血从王力头上喷涌而出，溅满了摩托车，他也连车带人轰然倒地，鲜血又顺着公路汩汩流淌。陈怀唯恐王力不死，从程云手中接过铁棍，又朝王力头上一顿猛打。然后他们把铁棍扔到半山腰上，骑上陈怀的摩托逃离了现场。

大年初一早上，程云向亲戚朋友打电话寻找丈夫，还特意找卦仙算卦，以掩人耳目。没想到，现场所在的方向让卦仙给蒙对了，她也正好借坡上驴，指挥亲戚们一路找来。

到发稿时，程云和陈怀已被刑事拘留，本案正在继续审理之中。

据《大河报》